

〔明〕陸樹聲

病榻寤言

歷代中醫珍本集成

病榻寤言

明 雲間陸樹聲著

余臥病榻間。冥心靜息。或瞥然起念。意有所得。欲言囁嚅。時復假寐。頃焉得寐。蹶然起坐。憑几捉筆。造次疾書。雖語無倫次。其於生死之故。養生之旨。間亦億中。存之以自觀省。曰。寤言者。以其得之寤寐也。壬辰秋。余臥病兩月。一切世慮。茫無繫望。追思此身未生之前。與此生已盡之後。何者爲我。乃知是身非實。一聚之形氣。至則生。氣返歸空。生理無常。而一空常在。故曰。生者死之根。必至之期。達生知命者。委順以待之耳。先儒曰。透得名利關。方是小休歇。余曰。透得生死關。此是大休歇。

昔人有言曰。得者時也。失者順也。夫人之生也。自少而得壯。自壯而得老。其得也。以時至而得也。然至壯則失少矣。至老則失壯矣。其失也。以順而失也。故鳥之迴風也。魚之汜流也。皆逆也。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。迎生氣也。易乾下坤上之爲泰。外坎內離之爲既濟。養生家之取坎填離。返老復丁者。皆取逆也。易曰。生生之謂易。又曰。易逆數也。陽上陰下。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先於陽。正不測之神也。

人之有生也。則有生計。自一歲至十歲以上。爲身計。二十至三十以上。爲家計。三十至四十以上。爲子孫計。五十至六十以上。爲老計。六十至七十以上。爲死計。中間營營擾擾。或追憶其既往。逆料其將來。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。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。用以爲周身之防。善後之策者。總之曰。勞生。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。慮未及而形難留。譬之考父逐日。務奔驚而不止。賊穀求羊。多歧路而終亡。

死生者。天地之定制。人理之必至。定於真氣受形之初。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。故曰。賢愚同盡。然而顏跖之辨。大椿之於朝菌。玉石俱焚。薰蕕同臭。而其辨不可紊也。故有死而不朽。沒世而名無稱。與草木同腐者。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。故曰。至人以萬世爲筭。蟬蛻以旦暮爲大年。蟻蟻以墮天爲一世。

夫生人之初。陰陽和會。細縷凝結。資血氣以爲榮衛。故血陰而氣陽。陽旺乃生。陰血方其少壯。則氣盛而血華。及其老也。氣衰而血衰。髮白膚皺。是其徵也。加之。以五欲交攻。二火焚和。易云。燥萬物者。莫熯乎火。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。人當暮齒。則壯膏既盡。衰燼漸微。譬之春楊條枝。柔可綰結。至秋枯瘠。脆若拉朽。木液竭而生理盡矣。故養生者。以惜精氣爲本。

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也。而大戒存焉。故有以肥甘爲飢毒。衽席爲畏途者。戒於所易溺也。砒霜之於甘露也。美惡不同。用之而生死立異。然謂甘露可以殺人。砒霜亦能活命。夫旨酒美色。沉湎荒淫。以伐命戕生。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。良藥苦口。而利於衛生。忠言逆耳。而藉以塞過。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。故曰。甚美者惡亦稱。美好者惡性亡。生之尤物。世知惡之爲惡矣。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爲美乎。

倪文節公云。貧賤之人。一無所有。及臨命終時。脫一厭字。富貴之人。無所不有。及臨命終時。帶一戀字。夫脫一厭字。如釋重負。帶一戀字。如擔枷鎖。又曰。富貴貧賤。所處不同。至三者緊要處。則一曰老病死。以愚觀之。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。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。向子平曰。我已知富不如貧。貴不如賤。但未知生不如死耳。然就是以觀。則生不如死。亦可知矣。

緩步可以當車。晚食可以當肉。史記顏回之言也。論曰。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。漢楊王孫遺命。蘇非其言曰。死者終生之化。而物之歸者也。歸者得至。化者得變。是物各返其真也。又曰。精神者天之有也。形骸者地之有也。精神離形。各歸其真。焉用久。卽其言似非中道。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。

唐裴炎之序猩猩也。曰。與之酒。兼與之履。醉酒穿履。則擒而刺血。隨所問而得。否則事死。含血不與。夫身死矣。而猶斬於血。獸之愚若此。人靈於物。而其愚有類是者。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。其若猩猩之於酒乎。爵賞祿位之羈人也。其若猩猩之於履乎。終發致禍。重利忘身之死。而無悔者。其猩猩之事死含血乎。乾之內一陽交於坤。而爲坎。坎爲水。坤之內一陽交於乾。而爲離。離爲火。乾坤交而爲水火。水火凝合而生人。坎離者天地之用。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。先天之氣具水火。而後天之養生也。不能一日無水火。南離而北坎。心居上而腎居下。心腎交爲水火既濟。故曰。水火合則生。水火離則病。水火絕則死。

紀昌學飛衛之射。視小如大。視微知著。不易於物。而物爲我轉。造父學秦豆氏之御。不以目視。不以策驅。得之於手。而應之於心。孔周挾含光之劍。視之不可見。運之不知有所觸也。經物而物不覺。學道者之於養生也。墮肢體。黜聰明。存其精於何思何慮。若有若亡之間。冲兮若虛。神妙合而入無間。亦若此。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。而得之神解則一。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。

神依形則生。神離形則死。故形骸者神之宅舍。形骸屬陰。而元神屬陽。陰以實爲質。陽以虛爲用。心者虛靈之府。神明之舍。心定則神凝。心虛則神守。玉皇印經解云。子在心內。運黃庭。晝夜存之。得長生。黃書中。

廷言虛。故養生家有曰：心死則神活，曰：心死者，則虛之謂也。又曰：未死而學死，當生而無生，曰：無生者，學死而忘生之謂也。如曰：忘氣以養形，忘形以養神矣。而又曰：忘神以養虛，蓋虛之所藏者深矣。

夫養生者，視身爲太重，則憂患易入，而憂患因以傷生。吾故曰：養生者戒於傷生，然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。老子曰：我有大患，惟我有身。我若無身，我則何患？山谷老曰：衆生身同太虛，煩惱何處安腳？夫既身同太虛，而視身若無，則憂患不能入，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。故曰：天壽不貳。然又曰：修身以俟，則又非漫然無當，而虛生浪死者矣。此正先儒所謂養，則付命於天道，則責成於己。養生者所宜體此。

楊朱之友季梁有疾，其子三致醫。其一矯氏之醫曰：病在有生之後，欲攻其漸。季梁曰：身醫也。其一俞氏之醫曰：病在未生之前，其甚弗可已也。季梁曰：良醫也。其一爲盧氏之醫曰：病出於稟生未形之先。齊生死而一之也。季梁曰：神醫也。遣之而疾瘳。夫季梁之疾，三致醫而疾瘳，余也齊居三月內，達於生死而疾自愈。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。